

20 蒋介石因车祸受重伤



不说已知
只说未知

随着年纪增大,蒋介石的身体状况变差,因此草山行馆虽然夏季凉爽,但因气候潮湿,加上蒋介石背部曾经住伤留下的后遗症,使他承受不起当地的潮湿,许多军事会议已逐渐移到士林官邸等地举行。但严重影响蒋介石身体健康的,应该还是1969年9月16日在阳明山仰德大道上的那次车祸。

当时蒋介石出巡的车队编制包括五人座凯迪拉克先导车一辆;接着是蒋介石与宋美龄同乘的七人座凯迪拉克,前座坐有侍卫官,负责开车门;紧接着是一辆同型替代用车,称“随一车”,坐着侍卫长、随从副官、医官;随后是同型的侍卫座车,即“随二车”;最后一辆是武官与秘书人员的座车,沿路有军警维持交通。

蒋宋两人搭乘的七人座凯迪拉克本应备有防弹设备,但因防弹玻璃颜色较深,蒋介石不喜欢,平常都不用有防弹玻璃的座车。此外,他的座车不但车身加长,而且中间拆掉了一排座位,座的空间因此加大,加上车内前后座间有一道玻璃窗,蒋介石和宋美龄通常就坐在这个隔音的空间里。

车祸发生在阳明山仰德大道上,这是一条为蒋介石往返草山行馆和士林官邸而开辟的双向道路,从仰德大道、官邸,最终抵达蒋介石办公的“总统府”,沿途经过圆山、中山桥、中山北路、中山南路、介寿路等地段,全长约5000米。但为保证安全与畅行无阻,不但路上布置便衣岗哨,且各路口一律亮绿灯,连沿途高楼都不能开窗,以确保绝对安全。

当天上午,蒋介石还主持了军事会议,吃过饭后,夫妇两人搭乘凯迪拉克由山脚返回草山行馆,由于车辆稀少,车队快速经过仰德大

道岭头弯道时,前导车为躲避一辆下山超车、猛然冲出并逆向行驶的军用吉普车,未依规定把来车撞开,而是选择紧急刹车,导致紧跟在前导车后的蒋介石的座车在无警觉的情况下,与前导车车尾严重碰撞,车头全毁。所幸后面两辆警卫车紧急刹车,才没有发生连续追撞。

没有系安全带的蒋介石夫妇在加长型防弹车厢内,因座位直撞车顶与驾驶座隔板,导致83岁高龄的蒋介石胸部受到重挫,假牙脱落,鼻子流血,不过看不出有明显外伤,但蒋介石静坐时已无法聚气。宋美龄双腿受重伤,几乎失去知觉,颈部严重受创,当时没有太多异状的蒋介石还不断安慰喊痛的宋美龄。随后侍卫人员便把蒋宋从车上抬下来,由后方警卫车火速送往荣民总医院救治。

这是蒋介石在台湾经历的一场车祸,也是严重的意外。肇事军用吉普车虽然迅速逃逸,但在蒋经国的追查下,还是查到这是一名师长惹的祸,最后将其撤职查办;不过据说“总统”车队因此增加了宪兵机车前导,必要时须以重型机车冲撞,以防意外再次发生。仰德大道也迅速截弯取直,改为四线道,重新整铺后的大道几乎是台湾行车质量最高级的一条公路。

蒋宋两人虽然一时并无大碍,甚至蒋介石第三天就出席了阳明山的会议,但没想到后遗症严重,宋美龄双脚出现毛病,医官们不久后发现蒋介石的心脏有杂音,推断其心脏瓣膜受伤。此后蒋介石出现双脚无力、病痛不断、精神不佳等症状,他的心脏病也突然严重起来。

这场意外的车祸让蒋宋饱受打击,静养许久也不见好转,以致蒋介石后来多次向严家淦等人抱怨,这场车祸让他减寿20年。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曾致电询问,提出派美国神经医学专家来台帮蒋宋两人医治,不过遭蒋介石的婉拒。

除了这次车祸,1972年,蒋介石又因前列腺肿大赴荣总住院开刀,虽请到美国名医,但治疗结果也不甚成功,甚至出现血尿等情况,病情时好时坏。接二连三的打击,让一向硬朗且重视养生的蒋介石,无法抵挡死神的威胁,于1975年告别人世。

(摘自《蒋介石后传:蒋介石台湾26年政治地理》师永刚 方旭 著)



蒋介石晚年病榻

32 拒绝沥川的帮助



虐心的爱
残缺的美

这些年 一个人
风也过 雨也走
有过泪 有过错
还记得坚持什么
真爱过 才会懂
会寂寞 会回首
终有梦 终有你 在心中……

修岳写的一手好字,他是我们大学书法竞赛第一名。他说,他打工的时候想去咖啡馆,没人要,只好去老年大学教书法。他说老年人的学习热情真高,他希望自己能有那么一天去学一门学问,什么也不为。

除了王菲,我就喜欢周华健。这首歌其实我是很喜欢的,但修岳这么一本正经地用小楷抄给我,让我觉得他有点用心良苦。

火车站里强烈的白炽灯24小时普照大厅,让我感觉好像到了太空,失去了昼夜。下午我吃了一个馒头,托身后的大叔替我盯着位子,自己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打了一个盹。到了晚上,我的精神非常不好,只有拼命喝咖啡。那位大叔问我:“小同学,你的家在哪里?”

“个旧。”
“那不是下了火车还要转汽车?”
“嗯。”

“来回一趟,需要800块吧?为什么跑这么远上学?”他看我一身学生打扮。

“没办法,成绩太好。”我说。他正要往下聊,我的手机响了。一看时间,已是晚上9点半了。

“小秋,你睡了吗?”沥川问。
“没有,在上晚自习。”我不想告诉他买票的事儿,免得他担心。

偏偏这时传来了车站的广播声:“成都到北京1394次列车已到,停车五站台,停车五站台。”

“这么吵,这是晚自习的地方吗?”他在那一端,果然怀疑了。

我赶紧岔开话题:“哎,你还好吗?今天忙吗?”

“还行。今天交了最后一批图纸,结果小张的计算机上有病毒,一下午就耗在给他恢复数据上去了。现在才喘了一口气。”

广播又响了起来,是寻人启示:“陶小华的父亲,请听到广播后到车站保安处等候,您的儿子正在找您。”

我赶紧问:“谁是小张?”
“我的户型顾问。”

“哎,沥川,你住的地方有牛奶吗?”

“没有。不过不远就有商场。我已经买了好几瓶放在冰箱里了。”

“一次不要买太多,注意看看出厂日期。过期牛奶不能喝。”

“记住了。”

这时车站的广播又响了,他终于说:“小秋,你究竟在哪里?”

“火车站,排队买票。”

“这么晚,还售票吗?”

“不售票,但我必须排队,不然明天早上再来就买不到了票了。”

“什么?”他说,“要排一个通宵?”

“怕什么?我经常看通宵电影。而且,我手上还有一本挺好看的小说,时间一会儿就打发了。”

“小秋,”他说,“你现在回学校。我马上给我的秘书打电话,让他给你订机票。”

“别!”我大叫,“我已经排了两个通宵了,眼看就要轮到我了,谁让我功劳一赞,我跟谁急!”

“如果你坚持要坐火车,我让秘书给你订火车票。”

“现在哪里订得着?连站票都没了。”

“订不着?我不相信。”他说,“你让我试试好不好?是去昆明对吗?”

我烦了:“沥川同学,我不想让你替我花钱。买票是我自己的事情。”我想起了那件8000多块钱的大衣,又加上一句:“以后不许你给我买超过50块钱的东西!”

“去昆明坐火车要39个小时,飞机只要3个半小时。”他根本不理我,边打电话边上网。

“你知道北京站里有多少人贩子吗?女研究生都给他们卖到山沟里去了。”

“No means no.”

我收线、关机。沥川不把钱当回事的态度触怒了我。沥川,你有钱,什么都能办到,是不是?我偏不要你的钱。

我打开随身听,放上王菲的光碟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喜欢王菲,她那样闲适,那样慵懒,那样随心所欲,点点滴滴,全是女人的心绪和情欲。一句话,她的声音充满了都市的气息。

我在王菲的歌声中无聊地等待。无事可做,只好把《月亮和六便士》又看了一遍,一直看到天亮。然后我发现我对毛姆——这本书的作者,越来越讨厌。

(摘自《沥川往事》施定柔 著)